

77

刊創日一月四年四十三國民

自由論壇

期七第 卷三第

時事評論

孫科進步·胡適喪心·

有年

道德者刑罰？

孔門

胡適嗟來的新事件

真民

道德不是辦法

告子

從市場心理看經濟局勢

黎少岸

通貨為什麼膨脹？

黎樹德

敬覆司徒大使

于亦民

中國政府應該領受的教訓

吳倫何羅

西歐聯盟的基礎

小野澤

一月時事述評

本社資料室

行印獨立壇論自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版出日一月七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孫科進步·胡適喪心

有年

美大使司徒雷登批評中國學生反美扶日運動的聲明發表後，社會人士尤其是學術界，激起一片憤慨的反響，如春雷迸發，海潮怒吼，這是中國人必死的必然反應，不足為異的。可是，政府中人和接近政府方面，反應比較溫和，甚至為司徒大使辯護，這也是邏輯的必然，雖可婉歎，也不足為異。筆者想提出的，從這些許許多多言論中，發現孫科進步，胡適喪心，似乎值得國人注意。因為孫科是立法機關的領袖，胡適是教育界的巨擘，他們的言論，在地位上是可以對國人發生影響的。進步的應當予以鼓勵，喪心的應當予以抨擊。

孫科先生自從升任國府副主席以來，對外交方面接連發表的言論，大為國際和國人冷齒；尤其是在前立法院討論特種刑事法庭一案時，除了信口開河說美國少年法庭和離婚法庭都是特種法庭之外，還盛氣凌人地說，「你們不要等在這裏」，「你們太糊塗」，像這樣橫蠻無禮罵立法委員，真是世界奇聞。民選立法院成立，他居然當選了院長！我想，現在的立法委員名義上是民選的，當然與政府委派的地位不同，孫科還能拿那樣橫蠻無禮的氣派對待嗎？況且，院長可以隨時改選，這尤其是要脾氣的威脅。果然！孫院長現在比較從前乖覺多了，再不敢對立法委員擺架子了，這說明時代逼着他不能不進步。這次對司徒大使的聲明，他也有比較進步的言論，他對合眾社記者談話，認為司徒的聲明是錯誤的行動，適足以引起敵對的情緒，而非解釋性的。他認中國學生，教授，知識份子及其他人民，均有權向美國詢問美國對日政策的真相，如美國不能提供答案，中國學生有權將他們認為疑問的點目為真實的事實。對呀！這種言論，差不失中國人的立場，而是代表民意的起碼態度。可是，出之於孫科先生，便不能不說是進步。這種進步，顯然是他做了民選立法院院長之後打噴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時代之賜。

胡適先生在歷史上，曾經支持過學生愛國運動，做過進步的人物，料不到今天這樣的落伍，他對中央社記者談話，居然贊同司徒的意見，他相信美國決不致使日本恢復其侵略武力，他認為日本無殖民地，亦決不能恢復其侵略武力。他說，德國和日本現有八口必須維持其生活，不能使其棄而走險。他很歎息，吾人過份憂慮與恐懼，是錯誤的。這充分表示他完全站在美國人立場講話，也就充分表示他完全變成了美國人。所有中國人不能相信的，他獨能相信。所有中國人引為憂慮與恐懼的，他獨認為不足憂慮，無可恐懼。尤其是聲明中以大恩人居居與以不幸後果相威脅兩點，所有中國人不能忍受的，他獨能忍受。這充分表示他的利害完全與所有中國人的利害不同，所以構成他的特見和自信。他為什麼抹殺所有中國人的利害？因為他的本心喪失了。他為什麼喪失掉他本心呢？因為他本來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傳統文人，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骨格。他恐懼一方，便投靠一方，他和美國有歷史因緣，便死心塌地投入美國懷抱，不知不覺替美國人講話。一個人為什麼白晝攫金？因為他見金不見人，他的心被金的誘惑力喪失了。胡適先生今天同情美國扶助日本。認中國學生反美扶日運動是錯誤，也因為他的心被美國人剝去了。

孫科和胡適兩人的話有一個強烈的對照，就是孫科說司徒的聲明是錯誤的，胡適說中國人過份憂慮和恐懼是錯誤的，究竟是誰錯誤？本來各人的看法可以不同，也不能強其相同。但是，明明是鹿，不能指他為馬。明明是白，不能認他為黑。美國今天是不是過度扶助了日本？美國這樣扶助日本是不是危害中國的生存？事實很顯明，比判別鹿馬黑白更容易。只要不是喪失掉本心，不會有違反國人利害的獨特見解。只要大家肯隨時代進步，國家大事不會找不出公是非。最後，希望喪心的只有胡適一人，進步不以孫科一因。

道政齊刑歟？

孔 門

我國真不愧為有悠久文化的禮義之邦，前此時張羣院長與王懋緒將軍之書簡往還，頗有古風，令人回想到春秋時之士大夫的風度。最近在上海吳市長與交大學生的往來文件之中，平添了交大校長程孝剛與吳氏之間的一雙來鴻去雁，又是古色古香，洵足發人深省。

交大校長於函內引用論語中，「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語，說明市長與學校當局處理事件的紛歧點之所在；吳市長的答覆，則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除暴；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安良，學校安良，政府除暴，是殊途同歸。

程校長畢竟還有一點書卷氣，事到如今，還覺道政齊刑之非為政的正宗；吳市長的解釋便自由多了，並為學校和政府的作用，各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今而後知學校之作用是在於安良，既名之曰安，未嘗不與所謂內安反側之安，有着同等的意義也，便無怪乎有些人要拿思想的控制來代替思想的啓發。政府的作用是在除暴，幾與警察之作用相等；設果如是，便無怪乎在國際之間，常有以警察國家相謂之語。

上海之有學生運動，不自今日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之有偏激的行動，也並不以今日為最甚，以前據說還打過吳市長本人，現在不過是反對敵人之再起而已；乃吳氏今日獨指之為暴，似不乏捨己從人之犧牲精神，不過，此舉既適在司徒大使痛斥我國學生之後，即令是由衷之情，亦有被人誤解為因應時會之處。

吳市長對交大學生質詢的八點，實際上只是一點。很簡單，就是要調查出是何人主席，何人發言，何人聯絡；換一句話說，就是要避開全體，單找幾位代表人物來懲一儆百，似此在一般維持治安的機構，已復為之；原不必由堂堂的市長，來越俎代庖。

吳市長還提到這樣的一點，即謂交大的學生如不願直認，伊本人亦有辦法調查出來。假定確能調查得出，又何必多此一番波折；若尚無調查出來的把握，則又不免失之於虛囑。

現在已經是行憲的時代了，多少總應該要注意一下法治的程序，漢奸與戰犯既猶在懲治之中，反對日本之被扶植再起，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本身是決難稱放一種罪行，如視學生為學生，直接質詢，將置學校當局於何地；程校長於書信往還之後，即宣佈辭職，其中不為無因。如視學生如罪人，偵查及提起公訴，原是司法機關的任務。

特種刑事法庭之成立，輿論界即頗多非議；今日上海市長所擬議之傳訊方式，實為特種法庭以外之又一超特種法庭，此例又豈可擅開？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於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問題，當局應尊重人民之自由權利。特別是在司徒大使的談話之後，更宜出之以慎重。難道說，以那剛脫離美國獨立的菲律賓，與迄今仍為英自治領之澳大利，猶敢於由官方正面發表是類的言論；我國身處於四強之列，竟因外國使節之一席話，便從而束縛我國對於國際問題之自由的想法。老實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之言論，並不足以妨礙邦交；反之，要是令人將限制這項言論行動的現實，與司徒大使的談話，視為有前因後果，存在其間，那才真是有損國格。

扶植日本的惟一理由，是爲了防制蘇聯；試問利用日本爲防蘇的基點，對我國將會發生若何的情況？「和平的信念決不可動搖，戰爭並不足以解決問題」，王外長雖自謙非職業的外交家，但正因爲王氏還有着書生的本色，能夠以一個智識份子的真誠，說幾句實話。吳氏與王氏同爲鄂人，遠憶青年有爲，前途是無可限量，深願其再不要從這些地方賣弄小聰明，以免聰明反被聰明誤。至於道政齊刑，在往古聖賢的眼光中看來，的是下策，今日在位者且以復古爲尚，焉能直認爲道政齊刑，以遺上君子之譏笑。上之爲國格，中之爲家鄉，下之爲個人的名譽，均望吳氏能有以自重。

恥食嗟來的新事件

真民

一個有氣節的人的心情是相當複雜的；譬如說，一方面是最能感恩，一方面又不願受恩。既然不願受恩，那麼，又從何而有恩可感呢？這就是說，甯可受恩於不覺，卻不願施恩者有自得之色，或責受恩者以圖報之義務，或予受恩者以嗟來之食的輕鄙。

有一段令人不忍復述的悲慘故事，記述某一荒年，人肉爲市，有人在屠案上贖回一妙齡女郎，微有德色，並現輕薄之態，不料那一女郎，馬上便掉頭不顧，反身屠場，宛轉受戮，不願承受這一既望圖報，且懷有不良動機之恩惠。

諸如此類的，恥食嗟來之食的故事很多，這一些有氣節的表現，實爲我國之優秀傳統；也必須是有着這樣的羞惡之心，甯願餓死，不願有失人格；才配爲頂天立地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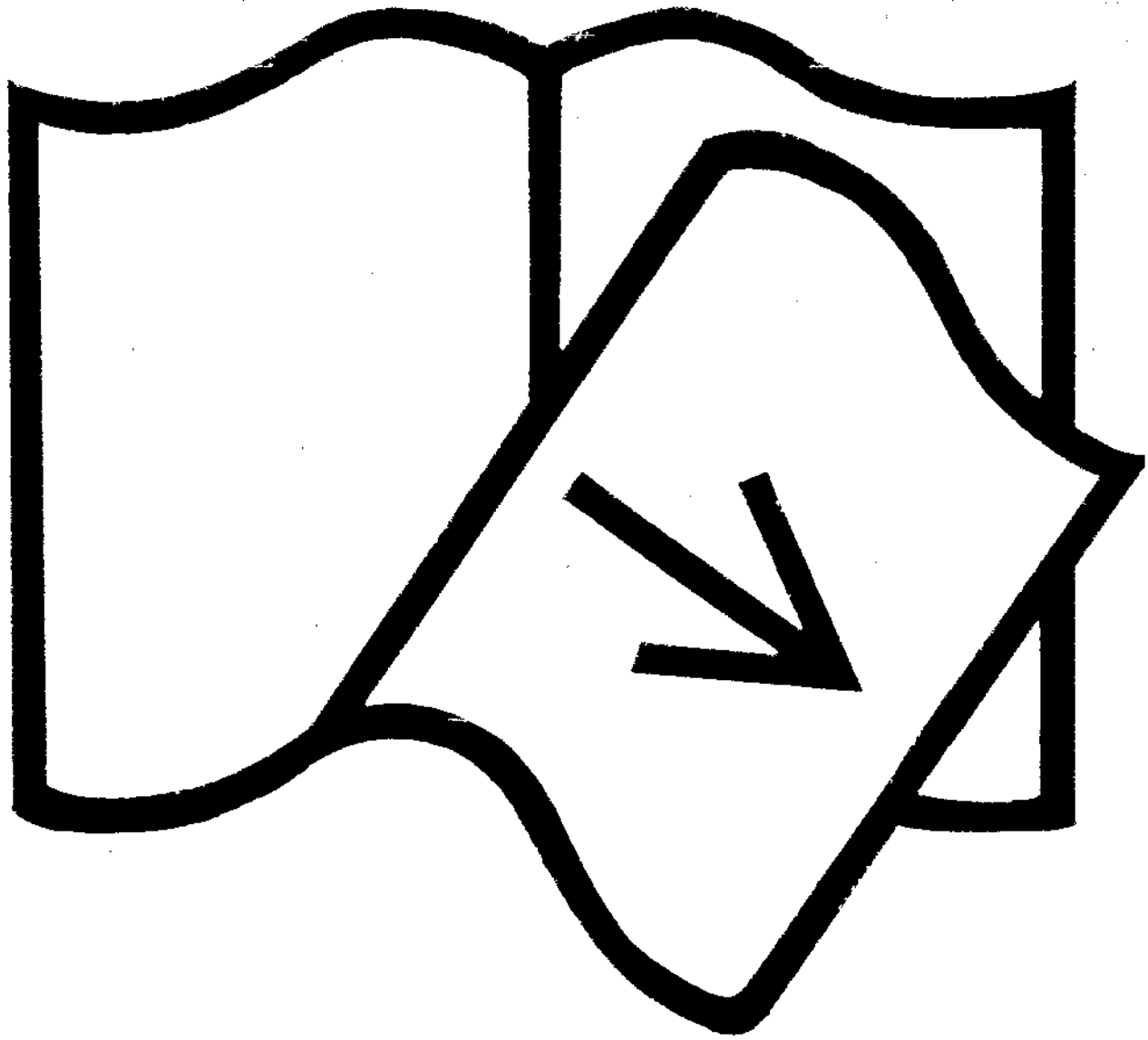
近年來學校中的生活，是相當清苦，從導師運動到助學運動，早就向社會人士，伸出了求援之手，但這一則是訴諸於人類的同情之心，並非自卑性的乞憐舉動；一則爲正義的控制，令人注視到教育事業之受偏枯，竟至達到了如此貧且的地步。如果有人針對着這一迫切的需求，懷着某種的企圖，以爲可以作出示恩的姿態；那就未免忽視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即在有氣節的智識份子，決不至不如匹夫匹婦，反而願受嗟來之食的委屈。據說少數不肯的學校當局，曾想藉給與獎學金的恩惠來籠絡學生，結果反弄得衆叛親離，即爲一現實的例證。

最近燕京和北洋兩大學的學生，爲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拒絕接受美援的食品；北大的學生，亦擬採取一致的行動；同時，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等八十人，爲反對美扶日發表聲明，拒絕購買美國救濟物資，并已退回配購證；對於這一事實的正當解釋，吾人認爲是恥食嗟來的優秀傳統之再現。很顯然地，有兩種情形，都足以傷我中國人的自尊之心；首先，是在美國官方人士發表的談話之中，每有德國人不知謝恩之意，其次，是言外之意，頗以爲我既受美國之恩，便當容忍其扶植日本之措施，否則便要斷絕援助。這就恰如前所述，是既望圖報，後懷不良的動機；即在匹夫匹婦，亦有所難忍，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事實，實不能不對這一恥食嗟來食的新事件，懷着幾分的同情。

在戰前，美國把軍火物資和廢鐵賣給日本，間接屠殺我中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念舊惡。其後，與我國比肩作戰，租借物資之分配比率雖微乎其微，吾人亦有千里送鵝毛，禮輕仁義重之感，只要美國對於我們有一分的好處，我們雖未嘗一日忘懷。戰後美國對於我政府的幫助，客觀上究竟發生若何的影響，終將有歷史的定評，在此姑不具論。現在說中國人不知感恩，在中國人卻不得不視爲無上的恥辱；第一，中國人本非忘恩負義，但也不願受人之恩，是以不知感恩相責，即爲望報；早知如此，又誰願入此示恩的圈套。

其實，如果說要感恩的話，應該感恩的倒是美國。要不是中國和日本長期作戰，拖住了日本大部份的兵力，美國也不容易取得勝利，現在美國政府又在希望我中國爲他向火中取栗，意欲將我中國置於反蘇的前哨；我中國行將有淪爲國際戰場之虞，日本人又將再被武裝起來，藉口進攻蘇聯，再度侵入我國的領土。此際此景，吾人縱不認其爲不友誼的行動；又從何感恩得起。

因爲最大多數的美國人民，與我人民素敦兄弟之誼，其反對戰爭，追求永久和平之心，是異地同心，毫無二致。中國人所反對的只是美政府之扶植日本的政策，每一個有眼睛的人，都不能否認日本之復興，同時，每一個有良心的人，也決不能說這對於中國是毫無顧慮。



缺 5 - 10 页

濟方面，鋼鐵產量不斷提高，紡織，商船，動力及化學工業等，都已經超過一九三五年的生產水準甚多，反之對於公教人員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抑制得無可再低，并且公然由貴國麥克阿瑟將軍，以太上天皇的身份，用武力剝奪他們要求生存的權利，無論你用怎樣天才的造句，總不能說服客觀的事實，叫它不向世人昭示，這樣的經濟復興，是意在培養戰爭潛力，伺着國際風雲變化的機會，馬上重新武裝，再向大陸進軍，不管在怎樣的藉口下，首當其衝者，無疑的是中國人民。這樣扶植日本，固如貴國官方與大資本家所說的，完全符合自己的利益，可是，你不想想：這種根本上違背波茨坦精神的悖謬行為，完全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反而責備我們不該反對這種倒行逆施。請你以中國的老友的資格，為我們中國人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我們該怎樣來答覆你的訓示呢？是的，我們非常敬重你個人，不過，正如你的及門弟子，燕大學生，異口同聲說的：「吾愛吾師，吾愛真理」，不錯，我們是住在美國洋房裏，我們受美國支持的教育，就算我們一切飽沾美國人的光，然而我們子子孫孫，却要生根在中國的土壤上呵！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不能不對司徒大使遮蔽美帝扶日的事實感憤中國學生，侮辱中國人民的聲明，提出嚴正的意見，這是多末義正詞嚴的聲明，這就是今日中國的正氣歌，以致連你的同胞，一位有良好的燕大教授也說：「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來說，我對司徒雷登博士的聲明表示保留。以中國學生的立場來說，你們應該反對！同時，我相信你的良心，也必然要求你有着同樣的表示，不過你的職業却使你不得不保留住良心，正如做國俗話所說的，一幫人不由己，你既然已經從一個單純的美國人，變成了服從華爾街獨佔資本利益的駐華大使，猶之於做國的「過河卒子」一樣，祇有「拚命向前」，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想想，你的學生，還是那末熱愛和尊敬你這位老師，就這一點說，你是成功的，同時，你的學生，被這「於愛國心，不得不對你的聲明提出嚴正的答覆，對於你個人說，更是你的成功，因為它證明你的教育，已經獲致「青出於藍」的成效。可是對於華爾街及其政治代理人的獨霸世界的獲策來說，則是失敗，百分之百的失敗！」

司徒大使，你對於我們中國人民的恐嚇，已經獲得了像噴水浴一般的

抗議，你那每一句抹煞事實的謊言，都經中國人民根據鐵的事實，給了千百萬句的答覆，我不願過事打擾你的清聽。但願意你知道，這一聲明，是對你的良心犯罪，是對中國人民犯罪，更是對於美國絕大多數人民犯罪，你更須知道，你所代表的華爾街獨佔資本集團，祇是美國人民中的極少數，為你作應聲中的胡適之流，更是中國人民中的極少數；除了這些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之外，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乃至其他各國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反對你所代表的扶日政策的。既然貴國曾引十年來中國學生反日運動為自己的得意佳作，那末你該還記得，當時中國學生，就在他們自己的歌裏面，唱出了「全世界被壓迫兄弟的鬥爭，是朝着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就是正對着奴役人民的侵略者，并且絕不會因為它是誰，也絕不會因為他是怎樣地瘋狂而放下他們的武器，因為歷史僅僅告訴他們，人民是不朽的，團結就是力量，現在，這個鬥爭力量，是愈來愈擴大，愈來愈堅強了，勝利屬於人民，已是時代規定了的必然結論；同時，它也規定出，最後的失敗者，一定是意圖奴役人民的侵略者。最後，對於你這位中國通，我不願意奉獻一句嚴言，你該知道吧，我中國古人說過：「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現在，為了我國中國人民的無可抑止的反美扶日的熱情，你已是「感慨系之矣」；希望你更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中國人民由親美而至於不得不反對美國扶日，這種情感是隨着怎樣的客觀事實變遷的呢？願你別那樣「度己之心度人」，把中國人民，尤其是具有高度智慧和是非觀念的學生，也當做沒有獨立思想的傳聲筒，一若你之為華爾街的傳聲筒一樣；同時，更願在「忘恩負義」這一市儈觀念之外，去尋求根本的解答。

反扶日運動

關於這次運動（按指反美扶日運動），聽說上海有人秘密操縱，但看到這次參加人數如比衆多，實非少數人所能作到的。

司徒大使答燕大學生質詢。

中國政府應該領受的教訓

密勒氏評論報
吳倫何譯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孫科發表了他的著名的演說。在這篇演說裏，他力說，如果不能從美國得到大量而迅速的援助，中國將不能堅持它的戰爭努力。自此而後，中央政府就經常獲得美國的軍火接濟；這接濟，我們希望是它所應得的。

在珍珠港事變之前，玩視了一個一個的太平洋危機，它雖然證實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爲，然而同時却依舊和日本交易。隨後，官方見解和輿論支持逐漸有益於中國，而且也輸送了少量的援品來。經過了一連串的進退，羅斯福總統終於把日本迫得抵了牘。這是珍珠港事變的近因之一，日本人感覺到，他們不爭鬥，就得放棄他們征服世界的美夢。

幾乎從日本炸彈投向美國土地的那一刻起，重慶的官方思想就經歷了一個轉變。在這時以前，中國在強弱懸殊的情形之下，爲自己的生存而戰，相當孤獨。直到這時候，它曾從蘇聯、英國和美國接受過若干不足重輕的供應，它們都願意阻遏日本前進，可是不願意十分冒險去極端干涉。然而，隨着中國事件擴展爲太平洋戰爭且與二次世界大戰相融合，中國不再是孤獨的了。它有了在長期戰爭中，較之自己遠爲強大的同盟者。

當初期的熱情成爲過去，事實明顯地表現出，在那些缺乏準備的同盟者前面，還有一個長期而艱苦的工作，重慶的官方思想，採取了一個忍耐而小心的態度。在珍珠港事變之前，英美是操縱者，他們和日本作生意，借錢給中國，通常是玩弄陰謀，袖手旁觀。珍珠港事變改變了一切。英美必須決死戰鬥，以免完全被趕出亞洲，而且爲恢復所失去的東西，必須準備着作一個長期而廉價的爭鬥。因爲日本的注意，被分散到亞洲其他部份，重慶成了操縱者。中國能夠等待。它已經等待了將近五年了，如果必要，它還能等待五年，特別是在已很少失敗的可能性的時候。

重慶之對於同盟者，多少僅只是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中國曾經單獨肩負過戰爭的重荷，這個戰爭，有思想的人早就知道是大家的戰爭。

的。現在，它可以舒適地休息一下，讓別人去冒險犯難去了。自然，這是有若干道理的。中國已經盡了它的本分，精疲力竭，事實上已不能再作任何大而持續的努力了。中國政府需要一個喘息的時間。

如果中國能利用這樣的一個期間，以聚積自己的力量，供以後需要時之用，那是非常之對的。可是，對於許多疲於長期鬥爭的中國官場人物，無所事事是太舒服了。注意力轉向了私人事務，公務人員情緒低落，貪污日烈，效率降低到了未之前聞的程度。

當反動開始的時候，於中取利的機會開放了。美國裝備成了出人想像之外的填充物。珍珠港事變之後，每一個到中國來的美國人，都是某些私人以及中央政府的進貢者。爲了愚弄美國人，各種手段，譬如抬高食物及人工價格，維持完全不合現實的匯率，都用盡了。

中央政府一部份人的怠忽工作，發展成了一種帶來悲慘後果的習慣；這種後果，在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中央政府不僅在作戰上所提供的精力日益減少，在行政上所提供的精力，似乎也愈來愈減少了。一直到戰爭結束爲止，許多緊急事項，都被擱置。一戰後再說，已經成了不盡職責的藉口與口頭禪。如果戰後真是平靜無事的，每一個人也許都可以安居樂業。重慶之所以能如此想，完全因爲他們對於英美有一個雖然不是長期的，然而却是確定的把握，在恐慌到來的時候，他們非給更多的錢，更多的空運物資不可。正因爲這個原因，日本一旦投降，政府完全沒有準備。政府手足無措，當日需要官吏與軍隊去接受的區域，離開後方都在數千里之外。政府習慣於順應盟軍發表的浪潮，從未訂定任何計劃，更重要地，因爲久不事事，機構都腐爛了。

重慶突然警覺到一個事實：一個大部在政府與日本夾縫中的共產黨，現在突然自由，可以向政府想而去不了的區域，作迅速的膨脹了。於是，美國又來幫忙，開始了史特拉特梅耶將軍所稱作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空運。

。當共軍依照計劃，大略徑徑上跋涉前進的時候，重慶雖無計劃但已切了上風了。麥克阿瑟將軍從日本下令給日軍，不許向紅軍投降，如果紅軍強迫他們投降的時候，他們不得停止戰鬥。在飛機轟轟的聲音中，在遠至緬甸境內，美國訓練的中國軍隊，被輸送到了廣州，上海，南京，北平各大都市。

爲了補償缺乏計劃與無能力執行的缺點，重慶和日軍，和漢奸，和偽軍，作了許多秘密商談。在間不容髮的機會裏，中央政府回到了南京，收復了大部份的國土。可是，日本投降時候所受的教訓，似乎被忘記了，如果人們真領受這教訓的話。

和平談判破裂，南京不了解他們所攻擊的敵人，不了解如何取得勝利，不了解自己變構的腐敗，發動了一個對共軍的野心的軍事行動，

當中央政府的權力，在大部份中國領土上重新建立的時候，美國從事於履行它在戰事正烈的時期承擔的義務與諾言。它企圖供給中央政府以復興的物資，財政及技術援助，使它回復到被日本侵略打斷了十年的繁榮之路上去。

爲了使南京在內戰中獲得決定的制勝力量，更多的軍隊被訓練，被裝備了。在戰時未能運輸的租借物資潮湧而入。太平洋區域的剩餘財產，以原價的百分之幾，出售給了中國，價值五萬萬美金的聯總救濟物資輸送到了中國。飛機和海軍船艦，無償或等於無償了地，移交給了中國。中央政府有更多的美國物資與金錢任意使用，還不計及由日本及德人所接收過來的武器和財產。然而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了。我們必須指出，在今天，這些東西，簡直已經一無餘留，而共產黨，不惟未被清除，且較之任何時期都強大了。

現在，又一次，美國被呼籲來支持這個即將崩潰的現政權了。又一次，美國的金錢，物資，顧問來援助中央政府了。又一次，南京聲稱這一切的困難並非由於它自己的錯誤，美國的義務，是趕快來挽救這個危局。一

西歐聯盟的基礎 (註一)

民主的西歐，正面對着兩個大的需要，第一是經濟的復興——一個不

自由論壇 第三卷第七期

切都是日本人，共產黨和俄國人的罪過。甚至美國人也有罪過，因爲他對援助，爲什麼要如此吝嗇。依照南京的一批頑童的見解，除了中國政府，每個人都有罪過。雖然據我們看：除了中國政府，每個人所做的，都超過了他所應做的了。

我們重述的這幾年的可恨可恥的歷史事實，對於南京，應該是一個教訓。我們且看看這個教訓被領受了沒有。當我們習慣於懷疑過去的事件會引起過任何印象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南京的多數有認識有能力的人，已經看出了這些錯誤，而且積極地在試着再避免它們。他們正在勢力懸殊的情形之下，奮鬥着。

美國國會通過這次援華法案的方式本身，在於南京，都應該是一個教訓。它得來不易，而且援助並不是友善地給與的。中國放了美國的國內政治問題，取得任何援助都成了大的幸運。不管請立德前大使，裴德眾議員，以及花邊輪八商柯爾柏如何聲嘶力竭地，誇大其辭地促請，國會對中央政府採取了一個嚴厲的觀點，援款的運用，被限制得那樣嚴，南京簡直被對待得像個要哺乳的嬰兒了。這個孩子被禁止用手去碰那裝滿了食物的碗，只許在大人照料下，一口一口地取食，以免撒落在地板上浪費了。

眾議院在完成援華撥款案必要的立法手續時，所作的評論，簡直是一個半公開的對南京的攻擊。這很明顯地意味着，國會不信任中央政府。就國民政府說，這是一個很失面子的事情。除非利用這一次援華案作出什麼極積的成績出來，我們敢打賭，這個政府，將看不到慷慨的叔叔的最後一筆得來不費功夫的錢了。現行援華案，包含對於中國主權的侵略，這在兩年以前，南京是不會接受的。中國從一九三六年，保有相近完整的主權與優良政府的情形，演變成了取得完整主權與逐漸加甚的壞政府的情形。現在呢？一小部份主權已經失去了。這個意義是很明顯了的。

(譯自六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

子野譯

可能的需要，除非各國放棄其特殊的政治與經濟立場；第二是抵抗共產主

此，甚至保守黨的議員們，也接受了下面的一個假定：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英國的主權進入了與西歐緊密經濟之統一也并不是將有不可解的爭端會發生，他們接受了這計劃的理想，并準備建立一聯合參謀部。

在此一計劃之下，最後的權力，各國政府仍然保留。但是這一聯合參謀部，是由各國派遣老練的參謀人才所組成，由他們執行聯盟的權力，并指導包含在此計劃中的日常公事。從表面上看來，聯盟的權力將要廢止各個別國家之利益，但是，這一個宣言之措詞，是相當含糊的，并且還有各種不同的公開的解釋。

簽字於這一文件的社會黨員，他們自己很明白，它是包含有非社會主義色彩的，但這僅僅是政治與經濟結合的開始，而這種結合是很可能毀壞他們所一向追求的目的，例如佛郎哥的西班牙應當被包括在歐洲復興計劃之內的暗示，很明顯，將會使整個的理想變成無意義。在法國假若戴高樂派勝利了，要想看到西歐聯盟除了軍事同盟外，而有其他的任何聯合，是很困難的，總之，這整個的運動，會不會破壞英法及其他國家在不傷塞爾所簽訂的新西方條約的一種軍事目的呢？

我想，西歐聯盟的鼓吹，是起原於各國社會黨的，但是，在現在情形之下，沒有那一個國家是為社會主義而戰鬥，所以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英國是西歐集體之一部分，我們要從我們自己之國家起，推及於整個歐洲範圍內之國家，都要為民主社會主義從事畢生的戰鬥。

我們必須注意：這意思不是說社會主義者要來粉飾法國在越南的帝國主義戰爭或者荷蘭在印尼的不妥協的過失，而是要使他們在西歐團結之下，繼續為社會主義及殖民地之解放而戰鬥。在過去，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奮鬥——我們看到今日之印度與緬甸，不是沒有成功——未修改英國的帝國主義，西歐團結的意思是：我們應當有權利與責任拿出一個辦法來對付荷蘭與法國的政治，那種政治，也是英國過去曾經有過的。

住在英格蘭的我們，誰也知道我們自己的生存是在高度的不安定，近來美國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當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倫敦及別的城市，首先將會被毀滅，所以對於英國唯一而重要的道路是：美國須佔有某些有用的空軍區域，以作下次大戰美國轟炸機的基地，但是，我們對於這種預料，并不感到任何興趣。

我們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是要阻止戰爭。在一共同的目的下，與西歐其他國家建立一個集團，在此集團內，我們能夠互相尊重，共同防守。經濟復興，在歐洲的情況下，是要社會主義的經濟復興，如此，才是我們對抗我們自己的崩潰及共產主義之蔓延的唯一保障，如此，才是一個真正的而不是一個虛偽的保障。

例如在法國，工人現在是主要的共產黨員，但這意思并不是說他們期望莫斯科的統治與個人自由之喪失，而是說在任何別的左派領導之前，工人決定共產黨員才是他們的伙伴，只有共產黨才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只有共產黨才能攜帶他們脫離苦海，他們為共產黨而犧牲，與德國工人為希特勒之毀滅了韋瑪憲法的政治與經濟而犧牲一樣。

除非美蘇完全去了他們的頭腦而在某些偶然事件之結果下，從事戰爭外，在另一次世界大戰在望之前，我們或者還有幾年之休息，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兩國在意識上沒有準備，而是因為一方面美國尚缺乏空軍與陸軍的力量，一方面蘇聯只靠辯證的滲透與資本主義本身的身形崩潰而不靠軍事干涉。在這一個短促的可以喘息的時間內，假若有一個充分的而且是為了正當目的經濟援助，一個強有力而很有希望的西歐組織——可能用自已的脚跟站立起來，既不受共產主義之困擾，亦不會變成只依靠美國之援助——能夠被建立起來。

歐洲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重建及政治力量之集中，假如這種需要能在幾年之內實現，那麼，我就不應該放棄了一個長期和平的希望。只要西歐走上了崩潰之途。則蘇聯共產主義之滲透壓力會向前推進的，如果我們把這二者給予歐洲工人以選擇，我敢相信，他們寧願選擇有自由的社會主義，放棄沒有自由的社會主義。

蘇聯的政策，是能夠迅速地改變，而這種迅速，在任何只藉輿論之發展而不藉命令的國家所不可能的，蘇聯或者可能「回到雅爾達」(Go back to Yalta)，從效果來說，雅爾達會議是幾個大國的協議，而不是干涉彼此之主權。

在「回到雅爾達」的情形內，軍事——誰也知道，戰爭是無限制的毀滅——將漸漸變成了條約，彼此很明白的接受一些勢力範圍，并且在那些

區域內如德、希臘、朝鮮等地作成誠意之協定。但，即會如此，這一種協定又究能維持多久的時間呢？我是不知道，不過，如果它能真的被做到，和平或者可以支持長久的時間，足夠使東方與西方產生出一些新的觀念來。

假如此時，在西歐方面，能發展成一新經濟的與權力的集團，而且他本身的力量足能來調協美蘇的歧見時，戰爭或者可以免除，美國本身有其經濟問題正須要解決，并由其自然的發展而正在進行着。假使冷戰能夠被放入貯藏室去的話，在鐵幕的內外關係，大都是可以改變的。

全世界的共產黨們，他們可以發展其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形式，以期適

應於各自的國家，而不必仰鼻息於莫斯科。他們應先還記得——即全莫斯科已經遺忘——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假如某處的階級鬥爭被解決了，這結果有時曾經不是「被壓迫階級對壓迫的勝利，以及社會澈底的重建」但「確是兩個鬥爭階級的毀滅」。

(註一)：作者 Kingsley Martin 是倫敦的 "Newsweek and Nation" 雜誌的主編。

(註二)：英國國會中，有兩種議員，一是 "Frontbench" 是 "Back Bench" 前者是黨的領袖，後者是普通黨員。

譯自一九四七、五、十、"新共和雜誌"

一月時事述評

國外之一部

援外·擴軍·反共與

競選聲中的美國

美國第八十屆會議，已於六月二十日晨起休會，休會之前，主要議題均已完成。在各主要議題中，以援外法案，對於受援各國政府，有重大影響。本來它的立法手續，早已完成，不料六月三日衆院撥款委員會提出削減百分之二十五的計劃，若干觀察家認爲此舉係選舉前的姿態，意圖減輕納稅人援外的負擔；也有人認爲係在打擊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政策。然而主因無庸說是六國對西德已讓協議，美國控制魯爾的目的既已達到，正如英共所謂「美國是靠不住的」，現在她認爲只要用較廉的價錢便能收買西歐人民了。不過主持其事的范登堡等總算過意不去，由參院反對

，曾一度鬧成僵局，結果兩院聯席會於最後獲得協議，折衷法案較原額僅削減五億；其中援華款項則仍如衆院提議，削減了六千三百萬美元。目前援外法案已送總統簽署，削減的姿態，也就不足重視。

擴充軍備是另一主要議題，六月二日衆院通過六十五億零九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的陸空軍預算，三日通過三十六億八千六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元之海軍預算，總額共達一百億零一億九千六百六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元。此外製造飛機經費尚有前已通過之購買飛機法案，規定指撥予空軍之現款爲六億另八百一十萬元，簽訂合同權力項下約有十六億八千七百萬元。關島海軍建設費一億一千零四十一萬八千元，塞班島十六萬五千元亦已通過，加上阿拉斯加設防法案，和設立全國雷達防禦網一億六千四百萬元，以及未見發表之各種兵器如火箭原子彈等製造研究經費，總額當在一百五十億以上，實爲承平時代之最大軍

本社資料室

費。至於補充兵力之征兵法案，規定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一律登記，受訓，服役；將陸、海、空正規兵力限額增加三十四萬九千人，總數達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人；後備部隊亦增加四十五萬四千人，擴充至一百五十二萬人；並准徵募外僱二萬五千人組織客籍軍團。最後這一案，在參院曾爲泰勒和藍格的徹夜疲勞演說所阻，引起若干年所未見的大吵大鬧，始於六月十九日清晨通過一折衷法案，隨送衆院經繳辯後，以二五九票對一三六票的較多數通過。充分表現出反對此案者，是頗不乏人。

衆院通過之蒙特，尼可遜共產主義管制法案，已引起普遍反對，合衆社五月二十三日電傳美國七個全國性的團體與三十五位名人致電參院司法委員會要求制止通過；華萊士二十九日在參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譴責其爲對人權的宣戰，並說明此案如成爲法律，他的第三黨將置之不理。根據該案，他與他的黨人都將因爲主張和談，有被

處罰緩和徒刑之虞。美共領袖羅斯在華氏先一日作證時，亦聲明美共決不向司法部登記，並將仍致力於民主的和平，迅速使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告結束。同樣的抗議通電，參院司法委員會已接獲八百餘件，至六月十七日參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威萊正式宣佈，在休會前對此案不擬採取行動；此外，司法部長克拉克曾告委員會稱，他認為這個眾院法案的「某些部份」是違憲的。

眾院除通過蒙特反共法案外，又公布遠東與歐洲共產黨男女領袖五百零六人的名單，西班牙共和主義者首先表示憤怒，認為這無異於向法西斯警察告密，使若干抵抗運動的領袖受到生命威脅。美共領袖陶洛里雅亦曾提出抗議。

美共和黨大會於六月廿一日在費城揭幕，將決定該黨總統候選人，角逐最烈者有杜威、塔夫特、史達森等人，其中以杜威可能性最大，政綱亦由大會討論，對外探國際主義，對內主張減稅，堅決反共到底。共和黨大會後，民主黨亦將在該地集會，第三黨也將在該地正式推舉華萊士為總統候選人。

西德分離·東歐團結

美、英、法、荷、比、盧六國於五月廿三日在倫敦開始討論共同對德政策，會中西歐各國皆要求美國對軍事聯盟給予保證，延至六月三日始對各項問題獲得協議，內容為授權西德政治領袖召開制憲會議，成立自治政府；並使其參加共同管制魯爾區鋼、煤的分配機構。此外對西德幣制亦同意改革。而以此片面決定則本送交蘇聯，欲其參加統一計劃，蘇聯則認為各項協議均與重要國際協定抵觸，原來對德各項協議已被廢止。至

於德國人民切盼統一，故對此分治計劃均表反對。法國各黨均以其威脅本國安全，羣起反對，使舒曼內閣呈動搖之勢，卒以英美之幕後活動，議會始勉強以二百九十七票對二百八十九票通過。

現在西德幣制改革已於六月二十日起實行，兌換率暫定六十對四十，餘下二十將於一月後補給。至於大量存款的兌換率尚未決定。在此期間，東德成立政府改革幣制的消息，時常自英美電訊中傳出，惟至西德發行新幣止，蘇聯除建議統一改革幣制外，尚無單獨行動；新幣發行後，乃在舊馬克加蓋特別記號，並嚴格管制交通，以防投機分子之擾亂。直至英美提出大柏林幣制改革問題，蘇聯同意由四強討論後，始宣佈於二十四日實施新幣制。

美國在獲得成立西德政府及魯爾控制權後，對西歐受援十六國提出雙邊協定草案，據謂草案中內容驕傲武斷，受援國對其越出哈瓦那國際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基金會的規律相抵觸，強制受援國貶低幣值履行片面義務的各點，均難難接受，英駐美使已奉命反對英幣貶值；法國對於雙邊協定之簽訂，頗感躊躇，亦已提出修改內容的要求。

北歐防務談判曾一度被大加渲染，然因瑞典不願挪威與英國單獨訂立防衛條約，瑞外長認斯干的維亞國家有超然於大國集團之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仍未跌入西歐的集團之中。

中歐的多腦河問題，已經美、蘇雙方同意，七月底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美、蘇、法、英、捷、匈、羅、南、馬十國會談討論，奧地利可能以諮詢資格出席。保加利亞與希臘談判恢復邦交事，亦已在進行中；南斯拉夫亦願解決美、

南兩國間懸案；惟南、義疆界問題，協議仍感困難，此外希遊擊隊馬柯斯將軍曾提和平建議，希政府一度考慮後，又復棄機向解放軍大舉進攻。東歐各國除極量打破「冷仗」中的僵局外，內部的安定與團結也日益增進。最近電傳東歐各國外長齊集華沙，據報擬討論帶個局勢之外交問題，或將發表對德問題宣言。

在動盪中的亞洲

僧帽牌

蘇紗汗衫
衛生絨衫

· 行風處到 · 萃拔類出 ·

品出廠織棉和公海上

號四十七路漢江：所行發分口漢

阿猶糾紛還沒有得到解決，也是不會很解國決的，當聯合國通過英國和建議後，以色列快馬與同意於五月二十四日停戰，阿盟則要求延期兩天，要猶方停止移民，解除武裝，接受阿方統治；兩天後終於拒絕停戰。後隨美國雖曾一再表示將以強力干涉停戰，終於無所舉動，二十九日；安理會又通過英國休戰四週的建議，雙方已宣佈接受，由巴勒斯坦調解專員貝那多負責折衝，貝氏雙方奔走，設調解總部於於羅特島，已於六月十一日起休戰。

在菲律賓自對日的合作份子羅哈斯於叫戰戰爭時以腦溢血逝世後，國內反而得到了一個合作的機會，遊擊隊領袖泰魯克之和平建議，已獲得政府同意，泰氏已抵菲京，菲政府正擬下令無條件的大赦遊擊隊，實行土地改革，並保障基本人權；遊擊隊則放下武器，恢復和平。緬甸總理牛泰真亦定七月二十日辭職，以組織容納左派及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使戰後創傷未復之緬甸，得以完成政治統一。

美國單獨製造的南韓議會已於五月底開幕，主持南韓選舉的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現已赴上海整理報告。李承晚在無對手的競爭中當選為議長，第一項新政就是要求美軍留任朝鮮。六月二日李氏稱：「美軍司令霍奇原曾聲明不干涉會務，一日忽致書議會提出三項建議，此事已引起普遍憤慨。霍奇此舉適中朝鮮各黨各派之計，黨派方面曾預言新政府將來不過為美國傀儡，今不幸而被言中。至於參加北韓會議之各黨，已組成南北朝統一促進委員會，包括五十多個政治組織，南韓臨時政府民政長官安在鴻為反對朝鮮分裂，已向美軍政府提出辭職，將與金九及金植奎等對統一問題密切合作。」

反美扶日運動

美國的扶植日本，愈亦加厲，依照德萊勃計劃，日本除保持軍事工業之外，並將提高其水準；取消賠償，重整軍備，以征服亞洲市場，促使其能獨立作戰。日本最近公佈之五年計劃，亦隨之而提高。據蘆田在眾院宣佈，「日本吸收之外資已達七億美元，麥帥已允國民出國參加國際社會議」，特別是警察實力，將增加十倍，以對付「暴動事件」。貿易港則由四十二處增至五十六處，海軍基地橫須賀及吳港等地，均將為適應貿易增加而改為商港開放。海上保安廳並新口掃除擴充海外航運，擬擴展至海南島越南等地，隨着航運的發展，八噸的鋼鐵工廠也擬恢復。造船能力已超過其本國需要，並將為外國定造船隻。製鋁工業亦復舊觀，設備完整保留，具有戰爭潛能。美對日棉貸六千萬美元，已於六月八日批准，將使現有沙錠三百五十萬枚之紡織業更加發展，除了這些扶持復興的指施外，昔日統治朝鮮的滿山，君山，千原三戰犯也被派到南韓，據說是負有秘密使命，隱匿在釜山，漢城間的某地。這些情形在受過日本侵略的人民，自感到極大的威脅；菲律賓的商會會長與一議員正式反對恢復日菲貿易，該國政府對禁止鐵礦輸日，將採取行動；眾議員對盟總之復興日工商業亦促請反對。澳政府亦在反對之中。在國內和南洋更引起我國人民普遍的反對扶日運動，美駐滬總領事卡勃特與司徒大使先後發出威脅性的聲明，更激起了我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者名流王造時等十人，雜誌發行人葉聖陶等十人，文化界沈從蘭等十四人以及北平四百三十七教授分別致函司徒大使，予以嚴正駁覆。又為卡勃特之指斥學生反美扶日運動，北洋，清華，北大學生均先後拒絕接受美救濟物資，清華教授八十餘亦簽名作同樣表示，美籍教授溫德亦在其內。

華華公司

綢緞 呢絨 布疋 百貨

發行 禮券 贈送 最宜 花樣 最多 售價 最賤

地址 漢口 江漢路 後花園 樓口

文鶴牌



堅牢 大方 到處風行
 華豐橡膠廠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金馬路三十號

漢口發行所：華文路五十五號

自由論壇稿約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則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的稿費三十元至四十萬元。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者 自由論壇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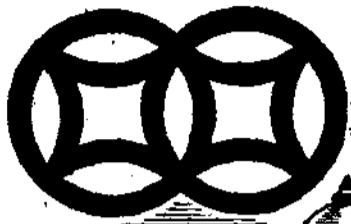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分銷處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印刷所 中外印書館

地址：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地址：漢口府東一路二〇六號



經久耐用
無與倫比

錢牌

橡膠套靴
跑鞋
汽車輪胎
三輪車胎
自由車胎
人力車胎



大中華橡膠廠出品

上海中正路二七二弄三十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鄂字第一八四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爲武漢雜誌社聯合會會員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三號

本期定價國幣八萬元